來自遠方的孩子

作為大學的歷史系教授，既使不兼任何行政職務，仍要參加各種校內外會議。今年我總算有一個休假一年的機會，我選了普林斯頓大學作為我休假的地方。

剛來的時候，正是暑假，雖然有些暑修的學生，校園裡仍顯得很冷清，對我而言，這真是天堂，我可以常常在校園裡散步，享受校園寧靜之美。

就在此時，我看到了那個孩子，他皮膚黑黑的，大約十三、四歲，一看上去就知道是中南洲來的，他穿了Ｔ恤，常常在校園裡閒逛，令我有點不解的是，他老是一個人，在美國，雖然個人主義流行，但並不提倡孤獨主義，青少年老是呼朋引伴而行，像他這種永遠一個人閒逛，我從來沒有見過。

我不僅在校園裡看到他，也在圖書館、學生餐廳，甚至書店裡看到他。我好奇地注意到，他不僅永遠一個人，而且永遠是個旁觀者，對他來講，似乎我們要吃飯，要上圖書館等等都是值得他觀察的事。可是他只觀察，從不參與。比方說，我從未看到他排隊買飯吃。

有一次，我到紐約去，在帝國大廈的頂樓，我忽然又看到了他，這次他對我笑了笑，露出一嘴潔白的牙齒。當天晚上，在地下鐵的車子裡，我又看到了他，坐在我的後面，車廂裡只有我們兩個人。

我開始覺得有些不可思議，他為什麼老是尾隨著我？

秋天來了，普林斯頓校園內的樹葉，一夜之間變成了金黃色的，我更喜歡在校園內散步了，因為美國東部秋景。美得令人陶醉，可是令我不解的是，這位男孩子仍在校園內閒逛，唯一的改變是他穿了一件夾克。所有的中學都已經開學了，他難道不要上學嗎？如果不上學，為什麼不去打工呢？

有一天，我正要進圖書館去，又見到了他，他斜靠在圖書館前的一根柱子上，好像在等我，我不禁自言自語地問「搞什麼鬼，他究竟是誰？怎麼老是在這裡？」

沒有想到他回答了「教授，你要知道我是誰嗎？跟我到圖書館裡去，我會告訴你我是誰。」令我大吃一驚的是他竟然用中文回答我。他一面回答了我，一面大模大樣地領我向查詢資料的一架電腦終端機那裡走去。

我照著他的指示，啟用了一個多媒體的電腦系統，幾次以後，這個男孩子告訴我，我已找到了資料，這是一卷錄影帶，一按紐以後，我在終端機看到了這卷錄影帶，這卷錄影帶我看過的，去年我服務的大學舉辦「饑餓三十」的活動，主辦單位向世界展望會借了這卷錄影帶來放，這裡面記錄的全是世界各地貧窮青少年的悲慘情形，大多數的鏡頭攝自非洲和中南美洲，事後我又在電視上看了一次，今天我是第三次看了。

雖然這卷錄影帶上的場面都很令人難過，可是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少年乞丐的鏡頭，他坐在一座橋上，不時地向路過的人叩頭。說實話，雖然我看了兩次這卷錄影帶，別的鏡頭我都不記得了，可是這個男孩子不停地叩頭的鏡頭，我卻一直記得。

大概五分鐘以後，那個少年乞丐叩頭的鏡頭出現了，我旁邊的這個孩子叫我將錄影帶暫停，畫面上只有那個小乞丐側影的靜止鏡頭，然後他叫我將畫面選擇性地放大，使小乞丐的側影顯現得非常清楚。

他說「這就是我」。

我抬起頭來，看到的是一個健康的而且笑嘻嘻的孩子，我不相信一個小乞丐能夠有如此大的變化。

我說「你怎麼完全變了一個人？」。

孩子向我解釋說「自從世界展望會在巴西拍了這一段記錄片以後，全世界都知道巴西有成千上萬的青少年流落街頭，巴西政府大為光火，所以他們就在大城市裡大肆取締我們這些青少年乞丐。這些警察非常痛恨我們，除了常常將我們毒打一頓以外，還會將我們帶到荒野裡去放逐，使我們回不了城市，很多小孩子不是餓死，就是凍死在荒野裡。

有一天，我忽然發現大批警察從橋的兩頭走過來，我也看到了一個孩子被他們拖到橋中間痛揍，我當時只有一條路走，那就是從橋上跳下去。」

我嚇了一跳，「難道你已離開了這世界？」

他點點頭，「對，現在是我的靈魂和你的靈魂談話，至於這個身體，這僅僅是個影像，並不是什麼實體，我活著的時候，一直羨慕別人有這種健康的身體，所以我就選了這樣的身體，你摸不到我的，別人也看不到我，也聽不到我們的聲音，因為靈魂的交談是沒有聲音的，你難道沒有注意到你我的嘴唇都沒有動，我其實不會中文，可是你卻以為我會中文」

我終於懂了，怪不得他從來不吃飯，現在回想起來，我甚至沒有看到他開過門。

雖然我在和一個靈魂談話，我卻一點也不害怕，他看上去非常友善，不像要來傷害我。

「你為什麼找上我？」

「你先結束這個電腦系統，我們到外面去聊。」

我們離開了校園，走到了一個山谷，山谷裡有一個池塘，山谷裡和池塘裡現在全是從北方飛過來的野鴨子，我們找了一塊草地坐下。

「我離開這個世界以後，終於到了沒有痛苦，也沒有悲傷的地方。雖然如此，我仍碰到不知道多少個窮人，大家聊天以後，公推我來找你。你是歷史學家，你有沒有注意到，我們人類的歷史老是記錄帝王將相的故事，從來不會記錄我們這些窮人的故事，也難怪你們，畢竟寫歷史的人都不是窮人，你們根本不知道我們的存在，當然也無法從我們的眼光來看世界了。世界上所有的歷史博物館，也都只展覽皇帝、公爵、大主教這些人的事跡，我在全世界找，只找到一兩幅畫，描寫我們窮人。拿破崙根本是個戰爭販子，他使幾百萬人成為無家可歸的孤兒寡婦，可是博物館裡老是展覽他的文物。你們中國歷史有名的貞觀之治，在此之前，短短幾十年內，你們的人口因為戰亂，只剩下了百分之十。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餓死的，可是你們歷史教科書也只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這件大事。我最近也開始看世界地理雜誌，這份雜誌所描寫的地球，是個無比美麗的地方，他們介紹印度的時候，永遠介紹那些大理石造成的宮殿，而從來不敢拍一張印度城市裡的垃圾堆，以及在垃圾堆旁邊討生活的窮人，他們介紹里約熱內盧，也只介紹海灘上游泳的人，而不敢介紹成千上萬露宿街頭的兒童。你也許覺得我們的校園好美，我們現在坐的地方更加美，可是世界真的如此之美嗎？你只要開車一小時，就可以到達紐澤西州的特蘭登城，這個城裡黑人小孩子十二歲就會死於由於販毒而引起的仇殺，如果他不是窮人，他肯在十二歲就去販毒嗎？我們死去的窮人有一種共識，只要歷史不記載我們窮人的事，只要歷史學家不從窮人的眼光來寫歷史，人類的貧窮永遠不會消失的。我們希望你改變歷史的寫法，使歷史能忠實地記載人類的貧困，連這些來自北方的野鴨子，都有人關心，為什麼窮人反而沒有人關心呢？」

我明白了，可是我仍好奇，「這世界上的歷史學家多得不得了，為什麼你們會選上了我？」「因為我們窮人對你有信心，知道你不會因為同情窮人而挑起再一次的階級鬥爭，我們只希望世人有更多的愛，更多的關懷，我們不要再看到任何的階級仇恨。」

我點點頭，答應了他的請求。他用手勢謝謝我。然後他叫我往學校的方向走去，不要回頭，一旦我聽到他的歌聲，他就會消失了。

一會兒，我聽到了一陣笛聲，然後我聽到了一個男孩子蒼涼的歌聲。有一年，我在唸大學的時候，參加了山地服務團，正好有緣參加了一位原住民的葬禮。葬禮中，我聽到了類似的蒼涼歌聲。

幾分鐘以後，我聽到了一個女孩子也加入了歌聲，終於好多人都參加了，大合唱的歌聲四面八方地傳到我的腦中，我雖然聽不懂歌詞，可是我知道唱的人都是窮人，他們要設法告訴我，這個世界並不是像我們看到的如此之美，我現在在秋陽似酒的寧靜校園裡散步，我的世界既幸福又美好，可是就在此時，世界上有很多窮人生活得非常悲慘，只是我不願看到他們而已。我知道，從此以後，在我的有生之年，每當夜深人盡的時候，我就會聽到這種歌聲。

公元二千一百年，世界歷史學會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開會，這次大會，有一個特別的主題，與會的學者們要向一位逝世一百年的歷史學家致敬，由於這位來自台灣學者的大力鼓吹，人類的歷史不再只記錄帝王將相的變遷，而能忠實地反應全人類的生活，因此歷史開始記錄人類的貧困問題，歷史文物博物館也開始展覽人類中不幸同胞的悲慘情形。

這位教授使得人類的良心受到很大的衝擊，很多人不再對窮人漠不關心，也就由於這種良知上的覺醒，各國政府都用盡了方法消除窮困。這位歷史學家不僅改變了寫歷史的方法，也改寫了人類的歷史。